

卷一百一十

書名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靖四十年序新安胡氏校刊本
 撰者 明 唐順之 輯
 卷 卷一百一十
 內容分類 史- 史鈔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編號 B4361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436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 史](#)

[鈔- 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靖四十年序](#)

[新安胡氏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

明都察院右都御史提督淮揚軍務前左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武進唐順之編輯

太子太師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西等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黃一革

武進左 杰 校正

附田儉

盧縮

彭越

陳瀛

黥布

吳芮

漢高祖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母媪嘗息大

澤之龍於巴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

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交

陸漢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685 八三



0 1 2 3 4 5 6 7 8 9 2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十

黃女真上

女真蓋古肅慎氏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綠水之源南鄰高麗北接韋室西界渤海鐵甸東瀕海後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謂之靺鞨姓挈氏於夷狄中最微且賤隋開皇時曾入貢其族分六部有黑水部即今女真其水掬之則色微黑目爲混同江江甚深然纒闊百步唐貞觀中靺鞨來朝太宗問其風俗因言及女真之事自是中國始聞其各地多山林俗勇悍善射能爲鹿鳴以呼羣鹿而射之食生



肉飲麋酒醉或殺人不能辨其父母衆爲縛之俟醒而解謝其縛者曰非爾縛我我族無遺類矣獸多野豬野牛驢之類出行以牛馱物遇雨將生牛革以禦之所居以樺皮爲屋地多良馬常至中國貿易唐開元中其酋來朝拜爲勃利州刺史遂至黑水部以部長爲都督朝廷爲置長史監之訖唐世貢不絕五代遼阿保機吞北方三十六蕃其一也阿保機慮其爲患誘遷豪右數千家於遼陽因而著籍焉分其勢使不得與本國相通謂之合蘇館合蘇館者女真也又曰黃頭女真其人驚朴勇鷲不能別死生自咸

州東北分界至東洙江中間所居者以隸咸州兵馬司與其國往來無禁謂之回霸回霸者非熟女真亦非生女真也自東洙江之北等江之東地方千餘里戶十餘萬無大君長亦無國名散居山谷間自推豪俠爲酋渠小者千戶大者數千則謂之生女真僻處契丹東北不建隆二年遣使唃突剌來三年遣使只骨八朝貢物四年八月遣使貢馬西詔真州曰沙門島八等地居海嶠歲有常租一女子遠涉鯨波多輸駿足雷風濤之利涉假一織爲勞悉辛勤所宜蠲復自今特免逐年夏秋雜稅免其沿科

雜物州縣差役三令多置舟楫濟渡其來其在船棧木自前經和令後給與主駕其淳化二年首領野里蕪等上言契丹怒其朝貢國之海岸四百置三柵冊置兵三千絕其貢獻之路故汎海入朝求發兵與三十首領共平三柵若得師期卽先赴本國聚兵以俟太宗但降詔諭撫而不爲發兵是冬以勃海不通朝言詔女真攻之凡獲一級以絹五匹爲賞其後遂歸高麗先是契丹伐女真女真衆裁萬人而弓矢精勁以石夾城以水淋之爲堅冰不可上拒城三百里燔其積聚設伏於山林間契丹旣不能攻

城野無所取遂引騎去大爲山林之兵掩襲殺戮真凡用兵以戈爲前行號硬軍刀劍自副弓矢在後弓力不過七斗箭鏃至六七寸形如鑿入不可出非五十步不射其人十五百皆有長伍長擊柝十長執旗百長挾鼓千人將則旗幟金鼓悉備伍長戰死四人皆斬十長死伍長皆斬百長死十長皆斬將自執旗其下視所向無尊卑皆自馭馬粟粥燔肉爲食上下無異品有大事適野環坐畫灰而議自卑者始議畢不聞人聲軍將發大會而飲使人獻策主帥擇而聽焉合者則爲特將任其事師還又大會問有功者

賞之金帛先舉以示衆衆以爲少則增之神宗熙寧七年遼五國蒲轟部節度使拔乙門叛遼遼將致討女真部節度使烏古廼襲而擒之獻于遼主遼主召見燕賜旃等以爲生女真部節度使始有官屬紀綱漸立然不肯受印繫遼籍其部內舊無鐵鄰國有以甲冑往弔者必厚賈集之得鐵多因以修弓矢備器械兵勢稍振前後願附者衆至是五國沒撚部謝野勃謹復叛遼烏古廼伐之謝野敗走烏古廼將見遼邊將自陳敗謝野之功行次來流水有疾而卒子効里鉢嗣遼女真部節度使効里鉢疾篤呼弟盈哥謂

曰烏雅東柔善若辦集契丹事阿骨打能之遂卒効里鉢嚴重多智每戰未嘗被甲襲位之初內外潰叛効里鉢乃因敗爲功變弱爲彊遂破桓赦散達烏春窩謀罕基業始大初建官屬統諸部其官之長皆稱勃極烈効里鉢有子十一人烏雅束其長阿骨打其次也頗剽淑死弟盈哥嗣盈哥死兄子烏雅束嗣宋徽宗政和三年初遼主幸混同江釣魚生女真酋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朝適遇頭魚宴遼主命諸酋次第起舞至阿骨打辭不能但端立直視遼主逼之再三終不從他日遼主密諭北院樞密使蕭奉先

日阿骨打雄豪不常可託以邊事誅之否則必遺後
患奉先曰彼粗人不知義禮且無大過而殺之恐傷
向化心設有異志蕞爾小國亦何能為遼主乃止阿
骨打歸疑遼主知其異志且以遼主淫酗不恤國政
遂稱兵先併旁部族至節度使烏雅束死阿骨打襲
位遼使使往謂之曰何故不告喪阿骨打曰有喪不
能弔而乃以為罪乎初盈哥嗣以元効者子撒改為
國相時紇石烈部阿疎有異志盈哥召之阿疎與部
人毛睹祿阻兵為難盈哥自往伐之至阿疎城阿疎
聞之往訴於遼遼遣使止盈哥勿攻盈哥留効者守

阿疎城而還遼主好畋獵每歲遣使市名鷹海東青
于海上道出生女真使者貪縱徵索無藝女真厭苦
之烏雅束嘗以遼主不遣叛人阿疎為辭稍拒市鷹
使者及阿骨打襲位相繼遣人索阿疎遼主終不許
使者歸具言遼主驕肆廢弛之狀阿骨打乃召其所
屬使備克要建城堡修戎器遼主使人往詰之阿骨
打曰我小國也事大國不敢廢禮大國德澤不施而
逋逃是主以此字小能無望乎若還阿疎朝貢如故
不然城未已遼主遂發渾河北諸軍益東北路統軍
司阿骨打聞之謂其下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

軍備我必先發制之無爲人制乃與粘沒喝等謀
遂集所屬諸部兵以銀朮可婁室閣母等爲將紹聖
四年九月阿骨打率諸部兵皆會于來流水得二千
五百人遂命諸將傳捷而誓且戰且前將至遼界遇
勃海軍阿骨打之子幹本與數騎陷遼圍中阿骨打
救之免胄戰或自傷射之阿骨打顧見射者一矢而
斃謂其下曰盡敵而止衆從之勇氣百倍遼軍大奔
蹂踐死者十七八進軍寧江州填塹攻城寧江人自
東門出阿骨打擊盡殪之遼統軍司以聞時遼主射
鹿于慶州略不介意唯遣海州刺史高仙壽應援而

已寧江州陷遼防禦使藥太師奴被獲阿骨打陰縱
之使招諭遼人遂引兵還初女真部民皆無徭役壯
者悉爲兵平居則漁畋射獵有警則下令諸部徵之
凡步騎之杖楔皆爲備焉其部長曰孛堇行兵則稱
曰猛安謀克猛安猶千夫長謀克猶百夫長也遼主
聞寧江州陷召羣臣議漢人行營副都署蕭陶曰女
真雖小其人勇而善射我兵久不練若遇強敵稍有
不利諸部離心不可制矣今莫若大發諸道兵以威
壓之北院樞密使蕭得里底曰如陶之謀徒示弱耳
但發滑水以北兵足以拒之乃以蕭嗣先爲東北路

都統發契丹奚軍三千及中京禁兵等七千阿骨打帥衆來禦未至混同江會夜阿骨打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卽鳴鼓舉燧而行黎明至混同江遼兵方壞凌道阿骨打選壯士十人擊走之因帥衆繼進遂登岸與遼兵遇大風起塵埃蔽天阿骨打乘風奮擊遼兵潰將士多死其獲免者十有七人樞密使蕭奉先嗣先兄也懼嗣先得罪輒奏東征潰軍所至劫掠若不肆赦恐聚衆爲患遼主從之嗣先但免官而已自是諸軍相謂曰戰則有死無功退則有生無罪故士無鬪志遇敵輒潰遼人嘗

言女真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五年春正月阿骨打既屢勝遼其弟吳乞買率將佐勸其稱帝阿骨打不許粘役喝等復以爲言阿骨打遂於五月朔卽皇帝位且曰遼以賓鐵爲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色尚白況所居按出虎水之上於是國號大金改元收國更名旻以吳乞買爲諱班勃極烈撒改斜也爲國論勃極烈其國人謂金爲按出虎謂尊大爲諱班謂國相爲國論斜也亦阿骨打弟也遼主遣使持書往金議和書斥阿骨打名使爲屬國阿骨打復書云若歸叛

人阿疎遷黃龍府於別地然後護之金主自將攻遼黃龍府進薄益州州人走保黃龍金取其餘民而去遼遣都統幹里朶將騎二十萬步卒七萬戍邊且屯田以爲長久計金主聞之率衆趨遼魯古城登高望遼兵若連雲灌木狀顧謂左右曰遼兵心二而情怯雖多不足畏遂趨高阜爲陣謀良虎以右翼先馳遼左軍左軍却左翼出其陣後遼右軍皆力戰婁室銀朮可衝遼中堅凡九陷陣皆力戰而出粘沒喝請以中軍助之金主使幹本往爲疑兵謀良虎以得利擊遼右軍遼兵遂敗金人乘勝追躡至其營會日已暮

圍之遼軍潰圍出金人逐北遼步卒盡殪耕具數千皆爲金人所獲以給諸軍是役也遼人本欲屯山且戰且守故併其耕具皆失之遼主下詔親征女真率蕃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命蕭奉先爲御營都統以精兵二萬爲先鋒餘分五部北出駱駝口別以漢步騎三萬南出寧江州發數月糧期必減女真九月金主攻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乘赭白馬徑涉日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以濟水及馬腹旣濟使舟人測其渡處深不得其底由是遂克黃龍府十二月金人間遼主親征粘沒喝兀朮

等以書至遼陽為卑哀之辭實欲求職遼主怒下詔有女真作過大軍剪除之語金主聞之乃務面仰天慟哭曰始與汝等起兵蓋苦契丹殘虐欲自立國今天祚親至柰何非人人死戰莫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禍為福諸軍皆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金主遂帥師迎敵遼主自將至駝門耐馬蕭特末等將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至幹鄰灤金主與其臣謀曰遼兵號七十萬其鋒不可當吾軍遠來人馬疲乏宜駐于此深溝高壘以待之會獲遼督餉者知遼主以步將反西還已二日矣諸將請乘怠擊之遂進

之及於步答岡金主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遼主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枕籍相屬百餘里獲輿輦轡幄兵械軍資他寶物馬牛不可勝紀蕭特末焚營而遁金主亦引退初女真無步卒惟騎兵千餘刻小木牌係人馬為號五十人為一隊前二十人重甲持矛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每遇敵必二人躍馬而出觀陳之虛實四面結隊而持擊百步之外弓矢齊發無不中者其分合出入應變周旋人自為戰所以恒勝政和六年遼東京留守蕭保先嚴酷勅海苔之

正月朔夜半有惡少年十餘乘酒執刀踰垣入府刺殺保先禪將勃海高永昌時以兵三千屯八甌口見遼政日衰金兵方強遂覘覩非常誘勃海并戍卒入遼陽據之旬日之間遠近響應有兵八千人遼主遣使招之不從耶律余覲以廣州勃海叛附于永昌遼主遣蕭韓家奴張琳討之四月永昌使人求援于金且曰願併力以取遼金主使謂永昌曰若能歸款當授上爵永昌不從金主乃遣幹魯率諸軍攻永昌時張琳等討永昌久不克幹魯與戰以之遂取瀋州永昌大懼率衆拒金遇金師不戰而却金人逐北至

遼陽城下永昌盡帥其衆與金戰又大敗遂以五千騎奔長松遼陽人執永昌以獻金主殺之於是遼之東京州縣及南路係遼女真皆降于金金主以幹魯爲南路都統遼主自燕至陰涼河募遼人爲兵使報怨于女真號曰怨軍凡八營募自宜州者曰前宜後宜自錦州者曰前錦後錦自乾自顯曰乾曰顯又有乾顯大營岩州營凡二萬八千餘人屯衛州蒺藜山以渤海鐵州人郭藥師等爲帥遼主命耶律淳爲都元帥會四路兵防秋淳遣幹魯古書議和幹魯古告于金主金主猶以阿疎爲言淳軍至蒺藜山幹魯古

等進攻顯州遼怨軍帥郭藥師乘夜襲走之幹魯古復與淳戰淳敗走遂拔顯州於是乾懿豪微成川惠七州皆降于金初燕人馬植世爲遼國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汚而內亂不齒於人政和初童貫出使道盧溝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謁童貫與語大奇之載與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獻策曰女真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遣使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真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矣一旦啓之懼非中國之利微

宗召見問所來之因對曰遼國必亾陛下念舊民遭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責以治伐亂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萬一女真得志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事不侔矣帝嘉納之賜姓趙氏以爲秘書丞圖燕之議自此始宣和二年良嗣使金國見金主議取燕雲金主自將攻遼上京以良嗣與遼使蕭習泥烈從遼主方獵于湖土白山聞金舉兵命耶律白斯選精兵三千以濟師五月金主進攻且謂習泥烈趙良嗣曰汝可觀吾用兵以下去就遂臨城督戰諸軍鼓譟而進旦及巳閣母以麾下先登克其外城留

守撻不野以城降良嗣等奉觴為壽皆稱萬歲金主
乃還三年秋八月金人來議攻遼初遼主四子長趙
王習泥烈次晉王敖盧幹次秦王定次許王寧晉王
文妃蕭氏所生積有人望女真與兵境內郡縣所失
幾半而遼主畋遊不恤忠臣多被疎斥文妃作歌諷
諫遼主嗾之樞密使蕭奉先元妃之兄而秦許王之
舅也以國人屬意晉王恐秦王不得立因潛圖之文
妃姊適撻曷里妹適邪律余覲一日其姊若妹俱會
軍前奉先諷人誣文妃與駙馬蕭昱及余覲撻曷里
等謀立晉王尊遼主為太上皇遼主遂誅蕭昱撻曷

里等而賜文妃死獨未忍加罪晉王余覲在軍中聞
之夫懼即率千餘騎叛降于金遼主遣蕭遐買等將
兵追之及諸間山縣遐等謀曰主上信蕭奉先奉先
視吾輩蔑如也余覲乃宗室豪傑常不肯為奉先下
若擒余覲他日吾黨皆余覲也不若縱之還即給曰
追不及余覲至金金主見之因詔咸州都統司曰自
余覲來灼見遼國事宜已決議親征其治軍以俟師
期粘沒喝言于金主曰遼主失德中外離心今乘其
釁可襲取中京天時人事不可失也金主然之羣臣
言時方寒主不聽竟用粘沒喝計以斜也都統內

外諸軍粘沒喝幹離不副之余視爲鄉導以趨遼
中京大定府四年正月遼主獵于鴛鴦樂余視引婁
室奄至遼主憂甚蕭奉先曰余觀此來欲立甥晉王
敖盧幹耳若爲社稷計不惜一子誅之可不戰而退
會邪律撒八等復謀立敖盧幹事覺遼主召蕭得里
底等議曰反者卽必以此兒爲名若不除去何以獲
安得里底唯唯遼主乃遣人縊殺之或勸敖盧幹亡
敖盧幹曰安忍爲最爾之軀而失臣子之節遂就死
遼主素服三日邪律撒八等皆伏誅敖盧幹素有人
望諸將聞其死無不流涕由是人心解體余觀引金

兵逼遼主行營遼主率衛士五千餘騎自鴛鴦樂定
雲中遺傳國璽于桑乾河三月金粘沒喝敗遼奚王
于北安州拔其城遣谷神畧近地獲志護衛習泥烈
知遼上下離心使人報斜也曰遼主窮迫若失機會
事難圖矣斜也意未決幹本勳之斜也乃出清嶺
粘沒喝出駝嶺期會于羊城遼主在雲中以金兵
爲憂蕭奉先猶言女真雖能攻我上京終不能遠離
巢穴及三金師將出嶺西遼主遂趨白水灤粘沒喝
以精兵六千襲之將近行營遼主計不知所出遂乘
輕騎入天山始悟奉先之不忠怒曰汝父子誤我至

此誅汝何益恐軍心忿怒爾曹避敵苟安禍必及我
其勿從行奉先下馬哭拜而行未去數里左右執其
父子縛送金兵金人斬其長子昂以奉元及次子昱
械送金上道遇遼兵奉以歸並賜死蕭得里底自知
不免亦絕食死遼主之走雪中留南府宰相張琳叅
知政事李處溫與耶律淳等無京處溫聞遼主入夾
山命令不通即與族弟處能父子與外假怨軍內結
都統蕭幹謀立淳處溫邀琳曰其事琳曰攝政則可
遂與諸大臣耶律康弼等大石左企弓集蕃漢百
官諸將詣淳府引唐靈武故事勸進淳不許將出李

爽持黃袍被之令百官拜舞山呼淳驚駭再三辭不
獲從之羣臣上尊號曰天賜黃帝加處溫守太尉張
琳守太師餘與謀者授官有至改怨軍爲常勝軍軍
旅之事采委六石通降遼工爲湘六王家豫有燕雲
平及上言遼西之地遼主所有沙漠已北西南西北
路兩都志討府諸蕃族二已淳遣使來通免歲幣結
好亦遣使奉表于金乞金庸金人不報耶律大石
者太祖六世孫通遼漢空言騎兵金遣一第累擢翰
林學士承旨遷樞密翰林爲樞密才力稱大石林牙女真
克遼西京大同府西路州縣部族金取遼東

勝諸州獲_三以歸金_三而釋之_三既與金約
夾攻遼以_三雲_三貫_三主_三之_三既_三與_三金_三約
極言其不可_三曰_三君_三能_三此_三當_三有_三殊_三隆_三曰_三隆_三武_三夫
豈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異嘗_三啓_三釁_三萬_三死_三不
足謝責貫不悅鄭居_三亦_三力_三陳_三不_三可_三謂_三京_三曰_三公_三爲_三大
臣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_三外_三筭_三京_三曰_三上_三厭
歲幣五十萬故爾居中_三公_三獨_三不_三思_三漢_三世_三和_三戎_三用_三兵
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爲之由是議寢
及金數敗遼兵童貫乃復乞舉兵王黼又力贊之_三乃
以蔡攸副貫勒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五月童貫

至高陽關用知雄州和訛計降黃榜及旗述弔民伐
罪之意且云若有豪傑能以燕京來獻者卽除節度
使遂命都統制种師道護諸將進兵師道諫曰今日
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_三又_三乘_三之_三而_三分_三其_三室_三焉_三無
乃不可乎貫不聽分兵爲兩道師道摠東路兵趨白
溝辛興宗摠西路兵趨范村耶律淳聞之遣耶律大
石蕭幹禦之師道次白溝遼人諫而前師道前軍統
制楊可世敗績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挺自
防賴以不大敗退師雄州遼人追擊至于滅下辛興
宗亦敗於范村帝聞兵敗而懼詔班師遼使來言曰

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
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爲得計可
乎救災恤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种師
道復請許之和貫不納而密劾師道助賊王黼怒責
授師道右衛將軍致仕六月耶律淳寢疾聞遼主傳
檄天德雲內朔武應蔚等州合諸蕃精騎五萬約以
八月入燕并遣人問勞索衣裘茗藥淳甚驚命北南
面大臣議而李處溫蕭幹等有迎秦王拒湘陰王之
說唯南面行營都部署耶律寧曰天祚果能以諸蕃
兵大舉奪燕則是天數未盡豈能拒之否則秦湘父

子也安有迎子而拒其父者處溫等以寧扇惑軍心
欲殺之淳曰彼忠臣也焉可殺天祚果來吾有死爾
復何面目相見耶已而淳疾自知不起密授處溫蕃
漢馬步軍都元帥意將屬以後事及蕭幹等召宰執
入議處溫稱疾不至陰聚勇士爲備給云奉密旨防
他變淳死蕭幹等乃立溥妻蕭氏爲皇太后主軍國
事奉遺命遙立秦王定爲帝蕭后遂稱制改元德興
蕭幹以蕭后命召處溫三以時方多難未卽加誅但
追毀元帥劄子處溫父子懼禍南通童貫欲挾蕭后
納土北通于金爲內應事覺后執處溫問之處溫

自陳有定策功后日誤券晉國王者昔汝父子何功
之有并數其罪惡數十處温無以對乃賜死轡其子
奭而磔之籍二家得錢七萬緡金玉寶器是皆爲
宰相數月間所取也八月遼主旣失西京及沙漠之
南遂北奔金斜也言于金主曰今雲中新定諸路遼
兵尚數萬新降之民其心未固諸將望李軍中金主
從之旣而聞遼主在大漁濼乃自將精兵萬人襲之
幹離不率兵四千爲前鋒晝夜兼行追及遼主于石
輦鐸軍士至者才千人遼兵二萬五千方治營壘耶
律余覩曰我軍未集人馬疲劇未可戰也幹離不曰

今追及遼主而不亟戰日入而遁則無及矣遂戰
兵接遼兵圍之數重副統軍蕭特烈諭軍士以君臣
之義士皆殊死戰遼主謂幹離不兵少必敗遂與妃
嬪登阜觀戰余覩指遼主麾蓋以示諸將幹離不等
遂以騎兵馳赴之遼主望見大驚卽遜去遼兵遂潰
幹離不等還金主曰遼主去不遠盍亟追之幹離不
追至烏里質遼主棄輜重而遁蕭特烈被執遼將郭
藥師擁所部常勝軍八千人及涿易二州來降童貫
遣劉延慶郭藥師將兵十萬出雄州以郭藥師爲鄉
導渡白溝延慶軍無紀律藥師諫曰今大軍跋隊行

而不設備若敵人置伏邀擊首尾不相應則望塵決潰矣不聽至良鄉遼蕭幹來拒延慶與戰而敗遂閉壁不出藥師曰幹兵不過萬人今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襲之城可得也因請延慶子光世簡師為後繼延慶許之遣大將高世宣楊可世與藥師帥兵六千夜半渡盧溝倍道而進質明常勝軍帥甄五臣領五千騎奪迎春門以入藥師等繼至遣人諭蕭后使趣降蕭后密報蕭幹幹舉精甲三千還燕巷戰光世淪約不至藥師失援而敗與可世棄城而出死傷過半世宣死

八慶營于盧溝南

幹分兵斷餉道擒護糧將王淵得漢軍二人蔽其目留帳中夜半偽相語曰吾師三倍漢軍敵之有餘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左右翼為應舉火為期殲之無遺既言乃陰逸一人歸報延慶聞而信之明日見火起以為敵至即燒營遁士卒蹂踐死者百餘里幹因縱兵追至涿水而去自熙豐以來所儲軍食殆盡退保雄州燕人知宋之無能為作賦及歌詩以誚之藥師還猶進安遠軍承宣使尋以藥師同知燕山府詔入朝徽宗禮遇甚厚賜以甲第姬妾張水嬉於金明池使觀之命貴戚大臣更互設宴又召對於後

苑延春殿藥師拜廷下泣言臣在虜聞趙皇如在天
上不謂今日得望龍顏帝深褒稱之委以守燕對願
効死又令取天祚以絕燕人之望藥師變色而言曰
天祚臣故主也國破走出臣是以降陛下使臣畢命
他所不敢辭若使反故主非所以事陛下願以付他
人因涕泣如雨帝以爲忠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盆以
賜藥師出諭其下曰此非吾功汝輩力也卽剪盆分
給之加檢校少傅歸鎮初朝廷與金約但求石晉賂
契丹故地而不思平營灤三州乃劉仁恭獻契丹以
求援者旣而王黼悔欲併得之金主不肯及趙良嗣

往金主使蒲家奴責良嗣以出兵失期且云今更不
論元約特與燕京薊景檀順涿易六州良嗣言元約
山前山後十七州今乃如此信義安在抗辯數四金
人不從良嗣乃與其使李清偕來止許山前六州帝
復遣良嗣送之且求平營灤三州是時童貫再舉伐
燕不克成功懼得罪乃密遣王環如金以求如約夾
攻金主遂分三道進兵遼五上表于金求立秦王定
金主不許遼人遂以勁兵守居庸關金兵至關厓山
自崩戍卒多壓死遼人不戰而潰金兵渡關而南遼
統兵都監高六等送款于金金主至燕京遂自南門

入使銀朮可婁室陳于城上金主次于城南遼宰相
左企弓等奉表降詣金營請罪金主並釋之命守舊
職而遣左企弓等撫定燕京諸州縣蕭德妃與蕭幹
自古北口趨天德於是遼五京皆爲金有金主遣騎
兵送宋使趙良嗣還且獻遼俘五年正月初遼平州
人張毅爲遼興軍節度副使遼主之走山西也平州
軍亂殺其節度使蕭諦里毅撫安亂者州民推毅領
州事耶律淳死毅知遼必亾乃籍丁壯五萬人馬千
疋練兵爲備金人入燕京訪毅情狀于遼故相康公
弼曰毅狂妄寡謀彼何能爲當示以不疑金人

加毅臨海軍節度使仍知平州旣而粘沒喝又欲先
下平州擒張毅公弼曰若加兵是趣之叛也公弼請
自往覘之遂見毅毅曰契丹八路七路已降今獨平
州存敢有異志所以未解甲者防蕭幹耳厚賂公弼
使還公弼還言於粘沒喝曰彼無足慮也乃升平州
爲南京加毅試中書門下平章事判留守事遼興中
歸德府宜錦乾顯成川豪懿來濕遷潤等州皆降于
金遼主聞南京破出奔四部族蕭德妃來見遼主怒
殺之追降淳爲庶人降其屬籍而赦其黨四月金以
幹曾幹離不襲遼主于陰山至居庸關獲耶律大石

幹魯使幹離不婁室等以兵三千分道襲遼主將至青塚幹離不以繩繫大石使爲鄉導直趨遼主營幹魯等大軍繼至時遼主在應州其子秦王許王及諸妃女并從臣皆被執盡失輜重萬餘乘爲書招遼主遼主自金城來聞金人以所獲東去乃率兵五千餘邀擊于白水濼幹離不以兵千餘敗之遼主遁去金人獲遼主長子趙王追奔二十餘里盡得其從馬別獲遼牧馬萬四千匹車八千乘遼主使人持兔紐金印僞請降于金而西走雲內幹離不復以書招遼主諭以石晉北遷事遼主答書乞爲弟若子量賜土地

幹離不不許六年遼延禧復東勝諸州至武州與女真戰敗走陰山七年遼主畏中國不可復謀奔西夏會党項小斛祿遣人請遼主臨其地遼主遂趨天德過沙漠金兵忽至遼主化此步出走近侍進珠瑁却之乘馬得脫至天德遇雪無禦寒具途次絕糧木里進麩與棗從者至啣冰雪以濟饑過天德至夜將宿民家給曰偵騎其家知之乃叩首跪而大慟潛宿其家居數日嘉其忠遂無以節度使遂趨党項以小斛祿爲西南面招討使摠知軍事二月至應州新城東六十里爲金將婁室等所獲遂送之紹興二年金大殺

遼宗室宋徽宗宣和三年正月金太宗吳乞買天會
元年先是金與宋夾攻遼金既滅遼朝廷以金人將
歸燕謀帥臣守之左丞王安中請行王黼贊于帝遂
以安中知燕山府郭藥師為同知府三月遣趙良嗣
至燕求平瀛二州謂金主曰本朝徇六國多矣豈平
瀛一事不能相從邪金主曰平瀛欲作邊鎮不可得
也遂議租稅金主曰燕稅六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
還我涿易舊疆及常勝軍我且提兵按邊良嗣曰本
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邪且言御筆
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擅增乃令良嗣歸報金主謂

之曰過半月不至吾提兵往矣時左企弓嘗以詩獻
金主曰君王莫聽狃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
欲背初約要求不已良嗣既還金聞遼主謀復故地
乃悉斷盧溝北橋梁焚次舍以防之良嗣行至雄州
以金書遞奏其畧言貴朝六不克夾攻特因已力下
燕所以拘執今據燕管內每年租六百萬貫良嗣等
稱御筆二十萬以一寸不敢自專其平瀛等州不在許
限儻務侵求難終信義仍速追過界之兵王黼欲功
之速成乃請復遣良嗣自雄州再往使許遼人舊歲
幣四十萬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及

議畫疆與遠使發正且至京置榷場交易金主大喜
遂使銀木等持誓書草來許以燕京及六州來歸
而山後諸州及西北一帶接連山川不在許與之限
帝曲意從之遣盧益趙良嗣等持誓書往至涿州金
谷神等先索誓書觀之言其字畫不謹令易之益言帝
親書所以示尊崇於大國也金人不聽凡至汴京更
易者數四金人又言近有燕人趙溫諷等逃出南朝
須先還方可議交燕地良嗣諭宣撫司縛送溫訊于
金既至粘沒喝釋其縛而用之金人又求糧良嗣許
以二十萬石夏四月金人既遂所欲乃使楊璞以誓
書及燕京六州來歸而營平灤三州終以非石晉所
賂契丹之地不與焉詔童貫蔡攸入燕交割時燕之
職官富民金帛子女皆爲金人所掠而東惟存空城
而已粘沒喝猶欲止割涿易金主曰海上之盟不可
忘也我死汝則爲之貫等奏燕城老幼謁拜焚香稱
壽帝爲之曲赦兩河燕雲命即日班師六月金驅遼
宰相左企弓等同燕京大家富民俱東徙燕在流離
道路不勝其苦過平州遂入城言於張穀曰二弓
不能守燕致言民如是公今臨巨鎮握強兵盡忠於
遼使我復歸鄉土人心亦惟公是望穀遂召諸將領

議皆曰盟天祚兵勢後振出沒漠南金人所以急趨
出山西者畏契丹議其後也公若仗義勤王奉迎天
祚以圖興復亮責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謀之盡歸
燕民使復其業而以平州歸宋則宋無不接納平州
遂爲藩鎮矣卽後日金人加兵內用營平之軍外籍
宋人之援又何懼焉穀乃遣張謙帥五百餘騎傳留
守令召左企弓等至灤河西岸數企弓等十罪縊殺
之穀仍稱保大三年畫天祚像朝夕謁事必告而後
行稱遼官秩榜諭燕人復業恒產爲常勝軍所占悉
還之燕民旣得歸大悅穀遣人至燕京說王安中曰

平州形勝之地張穀摠練之才足以禦金人安燕境
幸招致之母令西迎天祚北合蕭幹將爲吾肘腋患
矣安中深納之事聞帝以手札付同知燕山府事詹
度曰本朝與金國通好信誓甚重豈當首違金人昨
所以不卽討穀者以兵在關中而穀抗榆關故也今
旣已東去他日西來則穀最爾數城恐未易當爲今
之計姑當密示羈縻足矣而度促穀內附穀乃遣人
持書來請降王黼勸帝納之趙良嗣諫曰國家新與
金盟如此必失其權後不可悔不聽良嗣坐削五階
而詔安中及詹度厚加安撫與免三年常賦穀聞之

自謂得計金人聞鼓叛遣閣母將三千騎來討鼓率兵拒之于營州閣母以兵少不交鋒而退鼓遂安以大捷聞朝廷拜鼓節度使犒賞銀絹數萬金主復使幹離不督閣母攻平州會張鼓聞朝廷犒賜將至喜而遠迎幹離不乘其無備襲之與鼓戰于城東鼓敗宵奔燕山王安中納而匿之金人以納叛來責王安中諱之金人索之益急安中取貌類鼓者斬其首與之金曰非鼓也遂欲以兵攻燕詔安中以鼓與金安中不得已縊鼓殺之函其首併鼓二子送于金於是燕降將及常勝軍士皆泣下郭藥師曰金人欲鼓卽

與若求藥師亦與之乎安中懼力求罷召爲上清寶錄宮使以蔡靖知燕山府事自是降將卒皆解體而金人遂用此典師矣朝廷以山後諸州請于金金主新立將許之粘沒喝自雲中至言於金主曰先帝初圖宋協力攻遼故許以燕地宋人旣盟之後請加幣以求山西諸鎮先帝辭其幣而復與之盟曰無匿逋逃無擾邊民今宋數路招納叛亾累疏叛人姓名索之童貫不遣盟未期年今已如此萬世守約其可望乎且西鄙未寧割付山西諸郡則諸軍失屯據之所將有經畧或難持久請勿與之金主遂遣使止以武

朔二州來歸六年金人來索趙良嗣所許糧二十萬石不與宣和七年九月有狐升御榻而坐十月初金幹離不在平州遣人來索叛戶口朝議勿遣且聞童貫郭藥師治兵燕山幹離不遂請于金主曰苟不先舉伐宋恐爲後患金主以爲然而未敢輕舉及使者往返旣數道路險易朝廷治否府庫虛實漸得要領而耶律余覲劉彥宗亦言南朝可圖師不必衆因糧就兵可也及旣獲遼主卽決意南侵以諳班勃極烈斜也領都元帥居京師粘沒喝爲副都元帥谷神爲元帥右監軍耶律余覲爲元帥右都監自雲中趨

太原撻懶爲六部路都統關母爲南京路都統劉彥宗爲漢軍都統幹離不監闔母彥宗兩軍戰事自平州入燕山十一月郊帝纔下壇而密報虜將犯界左右秘之曰恐妨恭謝宰相亦不知也及恭謝畢宰相又共秘之不以聞十二月先是金人遣使來許割蔚應州及飛狐靈丘縣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聞粘沒喝自雲中南下貫乃使馬擴辛興宗往使諭以交割地事擴至軍前粘沒喝嚴兵以待趨擴等庭叅如見金主之禮旣畢首議山後事粘沒喝曰爾尚欲此兩州兩縣邪山前山後皆我家地尚復何論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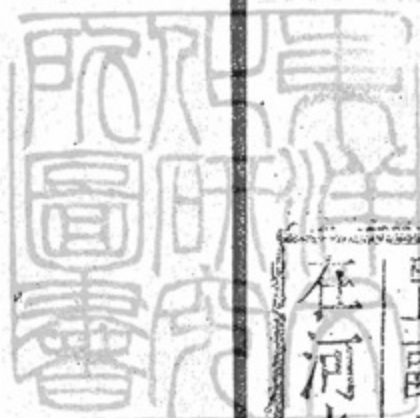
家別削數城來可贖罪也汝輩可卽去我自遣人至
宣撫司矣擴還具言于貫貫曰金初立國邊頭寧有
幾許軍遽敢作如此事邪擴曰彼旣深恨朝廷結納
張穀又爲契丹舊臣所激故謀報復今宜速作備禦
貫不從旣而粘沒喝遣使持書至太原責以渝盟納
叛等事詞語甚倨貫問之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
金使曰兵已興何告爲宜速割河東河北以大河爲
界用存宋朝宗社乃報國也貫聞之氣褫不知所爲
卽欲假赴闕稟議爲名遁還京師知太原府張孝純
止之曰金人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枝梧余

大王去人心必搖是以河東與金也河東旣失河北
豈可保邪願少留共圖報國兼太原地險城堅人亦
習戰未必金便能克也貫怒叱之曰貫受命宣撫非
守土也必欲留貫置帥臣何爲遂行孝純歎曰平生
童太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蓄縮畏懾奉頭鼠竄
何面目復見天子乎粘沒喝引兵降朔州克代州遂
進圍太原孝純悉力固守初郭藥師與詹度同職自
以節鉞欲居度上度以御筆所書有序藥師不從加
以常勝軍橫暴藥師右之度不能制朝廷慮其交惡
命詹度代度靖至垣懷待之藥師亦重靖稍爲抑損

及中 被召靖代知府事藥師每令部曲持良械精
甲習易於他道爲奇巧之物以奉權貴宦侍譽日聞
于帝遂專制一路增募兵至三十萬而不改契丹服
飾朝議頗以爲疑進拜太尉召之入朝藥師辭不至
帝令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不然則挾之偕來貫至
藥師迎拜帳下貫避之曰汝今爲太尉與我等耳此
禮何爲藥師曰太師父也藥師唯拜我父焉知其他
貫釋然遂邀貫視師至於迥野畧無人跡藥師下馬
當貫前掉旗一揮俄頃四山鐵騎輝日莫測其數貫
衆皆失色歸爲帝言藥師必能抗虜蔡攸亦從中力

主之金使賀天寧節歸送伴使見藥師兵遇之于道
金使爲之斂馬引避鄉兵或持矛揭取其羊犂皆不
敢爭奏言藥師威聲遠著謂其可倚故內地不復防
制屢有告變及得其通金國書朝廷輒不省詹度又
言藥師瞻視非常蜂目鳥喙趨向懷異逆節已萌凶
橫日甚始詔遣官究實而金兵已南下矣幹離不自
平州破檀薊至三河蔡靖遣藥師帥師四萬五千迎
戰于白河兵敗而還藥師遂帥所部兵劫靖及轉運
使呂頤浩以降幹離不執靖及頤浩置中軍以行於
是燕山府所屬州縣皆爲金有幹離不旣得藥師益

知宋虛實因以爲鄉導懸軍深入矣詔內侍梁方平
帥衛士守黎陽帝以金人南下悉以禁旅付方平何
灌謂白時中曰金人領國遠至其鋒不可當今方平
掃精兵以充在京皆疲兵萬一方平不技柅何以善後
盍留以衛根本不從召燕河經畧使姚古秦鳳經畧使
种師道將兵入援帝傳位於太子欽宗靖康元年春正
月時梁方平帥禁旅屯黎陽河北岸金將迪古補奄至
方平奔潰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橋而遁制
置副使何灌帥兵二萬退保滑州方望風迎潰官軍
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敵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



所
圖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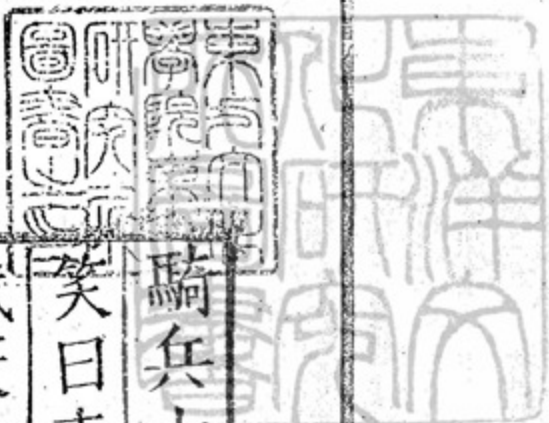
天
下
第
一
書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685 八四

八四

0 1 2 3 4 5 6 7 8 9 10





騎兵方絕步兵猶未渡也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
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
哉庚午金師遂陷滑州帝聞金人渡河卽下詔親征
以蔡攸爲太正皇帝行宮使宇文粹中爲副使奉上
皇東行以避敵庚午上皇如亳州於是百官多潛遁
辛巳上皇至鎮江宰執議請帝出幸襄鄧以避敵鋒
行營參謀官李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
而去之可乎帝默然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
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姓所在
舍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整軍馬固結人心相與堅

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曰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勃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儻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爲尚書右丞東京留守綱爲帝力陳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聞潼關失守卽時幸蜀宗廟朝廷毀于賊手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柰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會內侍奏中官已行帝變色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帝顧綱曰朕今爲卿留治兵御敵之事專責之卿勿致疎虞綱皇恐受命宰臣猶請出

幸不已帝從之綱趨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廟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子妻孥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帝感悟遂止禁衛六軍聞之無不悅者皆拜伏呼萬歲乃命綱兼行營使以便宣從事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矣酉金鉉離不犯京師兵據牟駝岡牟駝岡乃宋朝牧馬之所芻豆山積往年郭藥師來朝奉命擊毬其間至是導金人據之資其芻豆飼馬得

以久留金遣使勸取金帛割地以和帝召羣臣議之
李邦昌力請割地求和李綱以爲擊之便帝竟從邦
彥計命員外郎鄭望之使其軍未至遇金使吳孝民
來因與偕還是夜金人攻宣澤門李綱禦之斬獲百
餘人金人知有備又聞道君已內禪乃退甲戌孝民
入見問納張毅事令執送童貫譚稹詹度且言曰上
皇朝事已往不必計今少帝與金別立誓書結好仍
遣親王宰相詣軍前可也帝因求大臣可使者李綱
請行帝不許而命李稅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
稅怯懦誤國事也不聽遂命稅使金軍稅至幹離不

盛兵南向坐稅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恐怖喪膽失其
所言幹離不謂之曰汝家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歛兵
不攻者徒以少帝之故欲存趙氏宗社我恩大矣今
若欲議和當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兩牛馬萬頭
表段百萬匹尊金帝爲伯父歸燕雲之人在漢者割
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而以宰相親王爲質送大
軍過河乃退爾因出事目一紙付稅遣還稅等唯唯
不敢措一言遂與使借來凡金人所要求皆郭藥師
教之也乙亥金人攻通津景陽等門李綱親督戰募
壯士縋城而下自卯至酉斬其酋長十餘斬其衆數

千人何灌力戰而死丙子稅至李邦彥等力勸帝從金議帝乃避殿減膳括借都城金銀及倡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而民間已空李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卽宰相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李邦彥等言都城破在旦夕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帝默然綱不能奪因求去帝慰諭之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圖之綱出

則誓書已成稱伯大金國皇帝姪大宋皇帝金幣割地遣質更盟一依其言詔出內帑及括借士民金幣遣康王構少宰張邦昌往金軍爲質初邦昌與邦彥等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爲質及行乃邀帝署御批無變割地議帝不許康王與邦昌乘筏渡壕自午至夜分始達金營种師道帥師入援至洛陽韓離不已屯京城下或止師道言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進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

史集卷一百一十一
三十一
抵京西趨汴水南徑通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斂游
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衛時師道年高天下稱爲老
种帝聞其至甚喜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師道入見
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若何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
孤軍深入入境而能善其歸者乎帝曰業已講好矣
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敢知也遂拜同知
樞密院事統四方勤王之師以姚平仲爲都統制師道
時被病命母拜許肩輿入朝金使王洎在廷頡頏望
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爲卿故師道請緩
給金幣于今俟彼情歸扼而殲諸河計之上也李邦

彥不從二月時朝廷日輸金幣于金而金人需求不
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貪婪
無厭克曩日甚其勢非用兵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
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
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
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
臨敵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
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
深然之約日舉事种氏姚氏皆素爲山西巨室兩家
子弟各不相下平仲以父言方帥熙河兵入援慮功

名獨歸种氏因以士不得速戰爲怨言帝聞之以語李綱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日遣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師中至因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纔八日帝以爲緩平仲請先期擊之二月朔平仲帥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欲生擒幹離不及取康王以歸夜半帝遣中使諭李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平仲方發金候騎覺之幹離不遣兵迎擊平仲兵敗懼誅亡去李綱帥諸將出救遂與金人戰于幕天坡以神臂弓射却之師道復言劫寨日誤然兵家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

一奇也如猶不勝然後每夕以數千人擾之不十日賊遁矣李邦彥等畏懦皆不用幹離不召諸使者詰責用兵違誓之故張邦昌恐懼滄泣康王不爲動金人異之乃使王汭來致責且請更以他王爲質汭至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爾非朝廷意也因罷綱以謝金人廢總征行營司時河北河東宣諭使宇文虛中聞汴京急馳歸收散卒得東南兵二萬人以便宣起李邈領之入駐于汴河會姚平仲失利援兵西來者皆潰虛中總而入京帝欲遣人奉使辨劫營非朝廷意大臣皆不欲行虛中承命慨然而往

太學生陳東等十餘人及都民數萬人上書于宣德門言李綱奮不顧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蔡懋李梈之徒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中外相慶而邦彥嫉如仇讐熱其成功因緣沮敗且邦彥等必欲割地曾不知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也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乎又不知邦昌等能保金人不復敗盟否也切恐虜兵南向大梁不可都必將遷而之金陵則自江以北非朝廷有況金陵正慮童貫蔡條朱勗等往生變亂雖欲遷而都之又不可

可得陛下將於何地而奠宗社耶邦彥等不爲國家長久之計又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心似綱罷命一傳兵民騷動至於流涕咸謂不日爲虜所擒矣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乞復綱而斥邦彥等且以閩外付神師道宗社存亡在此一舉不可不謹書奏會邦彥入朝衆數其罪而罵且欲毆之邦彥疾驅得免吳敏傳宣令退衆莫肯去搗壞登聞鼓喧呼動地殿帥王宗楚恐生變奏帝勉從之帝乃遣耿南仲號於衆曰已得旨宣綱矣內侍朱拱之宣綱後期衆鬻而磔之矣殺內侍數十人知開封府王時雍麾

之不退帝顧戶部尚書聶昌俾出諭旨諸生始退乃復綱右丞克京城四壁防禦使既而都人又言願見种師道詔趨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而至衆塞簾視之曰果我公也相麾聲諾而散明日詔誅士民殺內侍爲首者禁伏闕上書王時雍欲盡致太學諸生于獄人人惴惴會朝廷將用楊時爲祭酒遣聶昌詣學宣諭然後定吳敏欲拜誦議奏東爲太學錄東力辭以歸更以肅王樞質千金康王構還初金人犯城蔡懋禁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及李綱復用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奮躍金人懼稍稍引却至是

宇文虛中復奉詔如金許割三鎮地幹離不得詔遂不俟金幣數足遣使來告辭退師北去肅王從之京師解嚴种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爲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于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夕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姚古种師中及府州帥折彥質等各以兵勤王凡十餘萬人至汴城下而師離不已退李綱請詔古等追之且戒俟其間可擊則擊而三省乃令護送出之勿輕動以啓釁時大臣政令矛盾故遂無成功种師道罷中丞許翰言師道名將死毅有謀不可使解

兵柄帝謂其老難用翰曰秦皇老三童而用李信兵辱于楚漢宣老趙克國而卒成金魏之功自古以老將成功者多矣師道智慮未衰雖老可用也帝不聽翰又言金人此去存亡所係當令一大創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患宜遣師邀擊之帝不聽粘沒喝攻太原悉破諸縣獨城中以張老純固守不下乃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防守使內外不相通及聞翰雖不議和亦遣人求賂宰臣以勤王兵大集拘其使而不與粘沒喝怒乃分兵趨汴京折可求等軍皆爲所敗平陽府叛

秦導金兵入南北關粘沒喝歎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無人矣既過知威勝軍李植以城降遂攻下隆德府進屯澤州粘沒喝還雲中留兵圍太原詔金人要盟終不可保今粘沒喝深入南陷隆德先敗元約朕夙夜追咎已黜罷元主和議之臣今太原中山河間三鎮堡塞陵寢所在誓當固守於是命种師道爲河北河東宣諭使駐滑州姚古爲河北制置使种師中副之古摠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而師道實無兵自隨乃請合關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兵再至朝廷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示弱格不用師中

波河上言祗沒喝至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捷出上黨
擣其不意當可以逞朝廷疑不用幹離不行至中山
河間兩鎮皆固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逼之幹離不
遂出境姚古以兵復隆德威勝扼南北關詔李綱迎
太上皇於南京太上皇至京師九月太原圍不解詔
种師中由井陘與姚古犄角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
復壽陽榆次等縣留屯真定時粘沒喝避暑還雲中
留屯分就畜牧覘者以爲將遁告于朝許翰信之數
遣使趣師中戰責以逗撓師中歎曰逗撓兵家之大
戮也吾結髮從軍今老矣忍受此爲罪乎即日辦嚴

約姚古俱進而輜重賞犒之物皆不從行師中抵壽
陽之石亢爲金將完顏活女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
次至殺熊嶺去太原百里姚古將兵至威勝統制焦
安節妄傳粘沒喝將至故古失期不至師中兵饑甚
敵知之悉衆攻右軍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
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人而賞
賚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留纔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
疾鬪死師中老成持重爲時名將旣死諸軍無不奪
氣金人乘勝進兵與古遇于盤陀古兵潰退保隆德
事聞李綱召安節斬之安置古于廣州而贈師中少

師京師自金兵退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李綱獨以爲憂數上備邊禦敵之策不見聽用每有謀議復爲耿南仲等所沮及姚古种師中敗潰种師道以病乞歸南仲請棄二鎮綱言不可乃以綱爲宣撫使劉鞞副之以代師道又以解潛爲制置副使以代姚古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爲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爲大帥恐誤國事因拜辭不許退而移疾乞致事章十餘上亦不允臺諫言綱不可去朝廷帝以其爲大臣游說斥之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爲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

公不起上怒且不測柰何許翰復書杜郵二字以遺綱綱不得已受命帝手書裝度傳以賜之宣撫司兵僅萬二千人綱請銀絹各百萬僅二十萬庶事皆未集綱乞轉行期御批以爲遷延拒命趣召數四綱入對帝曰卿爲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理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既行之後無有沮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自度不能有爲卽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爲感動陸辭又爲上道唐恪弄昌之奸任之必誤國言甚激切綱留河陽十餘日練士卒修整器甲之屬

進次懷州造戰車期兵集大舉而朝廷詔罷所起兵
綱上疏言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
防秋兵盡集尚恐不足今河北河東已告危急未有
一人一騎以赴其求寧何甫集之兵又言散遣且以
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
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趣赴太原綱乃遣解潛屯
威勝軍劉韜屯遼州都統制折可求張思正等屯汾
州范瓊屯南北關皆去太原五驛約三道並進時諸
將皆承受御畫事皆專達進退自如宣撫司徒有節
制之名多不遵命綱嘗具論之雖降約束而承受專

達自若於是劉韜兵先進金人併力禦之韜兵潰潛
與敵遇於關南亦大敗思正等領兵十七萬夜襲金
婁室軍于文水小捷明日戰復大敗死者數萬人可
求師潰于子夏山於是威勝軍隆德府汾晉澤絳民
皆渡河南奔州縣皆空綱又上疏極論節制不專之
弊且言分路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
由一路進及范世雍以湖南兵至因薦爲宣撫判官
方欲會合親率擊虜會以議和止綱進兵綱亦求罷
遂代還八月先是朝廷以蕭王爲彼所質亦留其使
臣蕭仲恭以相當踰月不遣其副趙論懼不得歸乃

給館伴邢信曰金有邪律余覩者領契丹兵甚衆貳
於金人願歸六國可結之以圖幹離不及粘沒喝執
政以仲恭金覩昏遼貴戚舊臣而用事于金當有凶
國之戚信之乃以蠟書命仲恭致之余覩使爲內應
仲恭還見幹離不卽以蠟書獻之幹離不以聞於金
主晟麟府帥折可求又言遼梁王雅里在西夏之北
欲結宋以復怨于金吳敏勸帝致書梁王由河東之
麟府亦爲粘沒喝所得復以聞於是金主晟以粘沒
喝爲左副元帥幹離不爲右副元帥分道南侵粘沒
喝發雲中幹離不發保州九月遣使如金求緩師粘

沒喝乘勝急攻太原知府張孝純力竭不能支城遂
陷孝純被執旣又釋而用之金分兵陷汾州知州張
克戩畢力扞禦城破猶巷戰不克乃南向拜自引決
一家死者八人羅李綱知揚州置四道都摠管府從
何臬之請分天下二十三路爲四道建三京及鄧州
爲都摠管府分摠四道兵時金師日逼張叔夜餞蓋
各統兵赴闕唐恪耿南仲專主和議亟檄止諸軍勿
前遣給事中黃潛由海道使金以請和种師閔及金
幹離不戰于并遂敗績金人遂入天威軍陷真定王
雲使真定幹離不軍使從吏先還言金人不復求地

但索玉幣及上尊號且須康王至軍乃議和會幹離
不粘沒喝亦使人來帝乃命馮濟副康王往王未行
而車輅至長垣爲金人所却王遂不行至是雲還言
金人中變必欲得三鎮不然則進兵取汴都中外駭
震詔集從官于尚書省議割三鎮百官多請割與以
紓國禍何臬曰三鎮國之根本柰何一旦棄之且金
人無信割亦來不割亦來唐恪耿南仲等力主割地
臬論辯不已因曰河北之民皆吾赤子棄地則并其
民棄之爲民父母而棄其子可乎帝悟乃止臬退謂
恪曰割三鎮則傷河外之情不割則太原真定已失

不若任之恪唯唯遂詔河北河東京畿清野令流民
得占官舍寺觀以居禁京師民以浮言相動者十一
月金粘沒喝自太原趨汴所二破降平陽府威勝隆
德軍澤州皆陷言更棄城走者遠近相望粘沒喝至
河外河北宣撫副使折彥質以兵十二萬拒之夾河
而軍特大河守禦使李回以萬騎防河亦至河上粘
沒喝曰南軍亦衆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
聲遂取戰鼓擊之達旦彥質之衆皆潰李回亦奔回
京師金活女館衆先渡孟津粘沒喝從之於是河陽
守將棄城走永安軍鄭州悉降于金粘沒喝旣渡河

不復言。二鎮直遣人來言欲盡得兩河地請畫河爲界於是京師戒嚴遣馮濟李若水往使行至中牟守河兵相驚以爲金兵至左右謀求間道去濟問何如若水曰戍兵畏敵而潰柰何效之今正有死爾敢言退者斬衆乃定旣行若水屢附奏言和議必不可諧乞申飾守備王雲固請康王往使詔雲以資政殿學士副王使幹離不軍許割三鎮奉袞冕玉輅尊金主爲皇叔且上尊號十八字王由滑濬至磁州守臣宗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兵已逼復去何益願勿行先是王雲奉使過磁相勸

兩郡撤近城民舍運粟入保爲清野之計民怨之及是次磁會康王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王勿北去厲聲指雲曰真奸賊也王出廟行民譟執雲殺之時幹離不軍濟何遊奕日至磁城下蹤跡王所在知相州汪伯彥亟以帛書請王如相服索繼部兵以迎於河上王遂行至相勞伯彥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由是受知議者以爲是役雲不死王必至金無復還理相州湯陰人岳飛少負氣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有神力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劉韜宣撫真定募敢戰士飛與焉屢擒劇賊

至是因劉浩以見王以為承信郎孫傳因讀丘濬感
事詩有鄔京楊適劉無忌之語於市人中訪得無忌
於龍衛中得京好事者言京施六甲法可以生擒二
金將而掃蕩無餘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朝廷
深信不疑命以官賜金帛數萬使自募兵無問技藝
能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
足敵攻益急京談笑自如云擇日出兵三日可致太
平真襲擊至陰山乃止傳與何臬尤尊信之或謂傳
曰自古未聞以此成功者正或聽之姑少付以兵俟
有尺寸功乃稍進任今委之太過懼必為國家羞傳

怒曰京殆為時而生敵中瑣微無不知者幸君與傳
言若告他人將坐沮師之罪揖使出又有劉孝竭等
募眾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闕大將
大率效京所為有識者危之京嘗曰非至危急吾師
不出韓離不亦遣使來議割兩河地帝許之命南仲
往報南仲以老辭改命聶昌昌以親辭陳過庭曰主
憂臣辱願效死帝為揮涕太息而怒南仲及昌乃即
命南仲如河北韓離不軍昌如河東粘沒喝軍昌言
兩河之人忠勇萬一為所執死不瞑目矣行至絳絳
人果堅壁拒之昌持詔抵城下縋而登鈐轄趙子清

虜衆殺昌扶其目而齧之初南仲為東宮官十年自謂首當柄用而吳敏李綱越次進位在已上心不能平故每事異議力沮戰守與吳玠堅請割地以成和好故朝廷戰守之備皆罷致金師日逼至是與金使王訥偕至衛州衛鄉兵欲殺訥訥脫去南仲遂走相州以帝旨諭康王起河北兵入衛京師因連署募兵榜揭之人情始安以范致虛為陝西五路宣撫使會兵入援金陷懷州守臣霍安國等死之安國被圍捍禦不遺力鼎澧兵亦至相與共守城陷粘沒喝引安國以下問不降者為誰安國曰守臣安國也問餘人

通判林淵等同辭曰淵等與知州一體皆不肯降粘沒喝令引于東北鄉望拜亦不屈乃解衣面縛殺十三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無噍類金幹離不自真定趨汴僅二十日至城下屯于劉家寺粘沒喝自河東來會屯于青城遣使邀帝出盟時西南兩道援兵為唐恪耿南仲遣還於是四方無一人至者城中唯衛士及弓箭手七萬人乃以萬人分作五軍備緩急救護命姚友仲辛永宗分領之以五萬七千人分四壁守禦遣使以蠟書間行出關召兵又約康王及河北守將來援多為邏兵所獲唐恪計無所出密言于帝

日唐自天寶而後屢失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
號召四方也今宜舉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幸西
洛連據秦雍領天下兵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之開
封尹何棗入見引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
遷之甚者帝翻然而改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
稷南道都摠管張叔夜聞召即日自將中軍令子伯
奮將前軍仲熊將後軍合三萬餘人與金游兵轉戰
而前至都下帝御南薰門見之軍容甚整入對言賊
鋒甚銳願如明皇之避祿山蹙詣襄陽以圖幸雍帝
不答時東道都摠管胡直孺亦將兵入衛與金人遇

于拱州兵敗被執金人示于城下都人大懼唐恪從
帝巡城爲都人遮擊策馬得脫遂臥家求去乃罷之
詔張叔夜僉書樞密院事將兵入城閏月金人屯青
城日縱兵攻掠金人攻南壁張叔夜范瓊禦之遙見
金兵奔還自相蹈籍死者以千數乃遣間使趣召諸
道兵兵無至者城中惟衛士三萬可用然亦什失五
六因時令挑戰以示敢敵金人復來言不須上出城
請親王及何棗往議詔越王往將行而粘沒喝以兵
來迓王乃止於是金人宣言失信攻城益急再遣使
來趣親王出盟詔遣馮濟曹輔與宗室仲溫士誦如

金軍以請和既至粘沒喝卽遣還不與交一語侍御
史胡唐老言康王奉使至磁爲士民所留乃天意也
乞就拜大元帥俾率天下兵入援何舉以爲然密草
詔藁上之帝令募死士得劉定等四人遣持蠟詔如
相州拜爲兵馬大元帥知中山府陳遘爲元帥汪伯
彥宗澤爲副元帥使盡起河北兵速入衛定至相州
於頂髮中出詔王讀之嗚咽軍民感動金人攻通津
宣化門范瓊以千人出戰渡河水裂沒者五百人自
是士氣益挫會大雨雪連日夜不止何舉數趣郭京
出師京徙期再三至是京盡令守禦人下城毋得竊

窺因大啓宣化門出攻金師京與張叔夜出城樓上
金兵分四翼譟而前京兵敗退走墮死於護龍河填
尸皆滿城門急閉京白叔夜曰須自下作法因下城
引餘衆南遁金兵遂登城衆皆披靡四壁兵皆潰金
人焚南薰諸門統制姚友仲死於亂兵四壁守禦使
劉延慶奪門出奔爲追騎所殺京城遂陷帝聞城陷
慟哭曰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衛士入都亭驛執
金使劉晏殺之軍民數萬斧左掖門求見天子帝御
樓諭遣之衛士長蔣宣率其衆數百欲邀乘輿犯圍
而出左右奔竄獨孫傳梅執禮呂好問侍宣抗聲曰

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奸臣不用直言所致孫傳訶
之宣以語侵傳好問譬曉之曰若屬忘家族欲冒重
圍衛上以出誠爲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缺而
後動距可輕邪宣誦服曰向言真知軍情麾其徒退
何棗欲親率都民巷戰金人宣言議和退師乃止帝
聞金人欲和而退命何棗及濟王相使其軍以請成
粘沒喝幹離不曰自古有南卽有北不可相無也今
之所議期在割地而已棗還言金人欲邀上皇出郊
上皇驚憂成疾必欲之出朕當親往遂如青城
友喝軍奉表請降棗喜和議成旣歸都堂作會飲

酒談笑終日十二月康王開大元帥府于相州有兵
萬人分爲五軍而進旣渡河次于大名宗澤以二千
人與金人力戰破其三十餘砦履冰渡河見王曰京
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王納之旣而知信德府梁
楊祖以三千人至張俊苗傅楊沂中皆在麾下兵威
稍振會帝遣曹輔齋蠟詔至云金人登城不下方議
和好可屯兵近甸母動汪伯彥等皆信之宗澤獨曰
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
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
敵有異謀則吾軍已在城下伯彥難之勸王遣澤先

行王乃命澤趨澶淵自是澤不得與帥府事矣耿南
仲及伯彥請移兵東平從之帝還宮士庶及太學生
迎謁帝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流涕
金遣使求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錠帛一千萬疋
於是大括金銀定京師米價勸糶以賑民縱伐紫筠
館花木以爲薪以陳過庭折彥質等爲割地使如河
東北割地以畀金又分遣歐陽珣等二十八人持詔
而往珣嘗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復
抗論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地他日取之直不戰而割
地他日取之曲時宰怒欲殺珣乃以珣爲將作監丞

奉使割深州珣至深州城下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
爲奸臣所悞至此吾已辦死來矣汝等宜勉爲忠義
報國金人怒執送燕京焚死之范致虛聞汴京圍急
會陝西節度使錢蓋之師凡十萬人援至潁昌聞汴
京破西道總管王襄南通致虛獨與西道副總管孫
昭遠環慶帥王似熙河帥王倚帥步騎號二十萬命
拓昌統之以趨汴以僧趙宗印爲參議官致虛將大
軍遵陸宗印將舟師趨西京宗印又以僧爲一軍號
尊勝隊童行爲一軍號爭勝隊致虛勇而無謀委已
以聽於宗印宗印徒大言實未嘗知兵師出武關至

鄧州千秋鎮金將婁室以精騎衝之不戰而潰死者
過半王似王倚孫昭遠等留陝府致虛收餘兵入潼
關二年春正月詔兩河民降金民不從庚子帝命太
子監國復幸金營河東割地使劉韜至金營金人遣
韓正館之僧舍謂韜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韜曰偷
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爲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
君爲正代與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貴韜仰天大呼
曰有是乎歸書片紙曰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
君況主辱臣死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此予所以必
死也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子羽等卽沐浴更衣酌卮

酒而縊金人歎其忠瘞之寺西岡山遍題窓壁以識
其處凡八十一日乃就斂顏色如生副元帥宗澤自太
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檄諸
道兵會京師又移書北道摠管趙野等令合兵入援
皆以澤爲狂不答澤遂孤軍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
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
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
皆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里
澤計敵衆勢必復來乃夜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
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

襲擊敗之二月帝自如青城都人日出迎駕而粘沒
喝留不遣太學生余按上書請帝還宮金人取而殺
之吳乞買得帝降表遂廢帝及太上皇爲庶人知樞
密院事劉彥宗請復立趙氏不許丙寅金人斬南薰
門路人心大恐二月丁卯金人令翰林承旨吳玠吏
部尚書莫儔入城令推立異姓堪爲人主者且邀上
皇出城孫傅曰吾惟知吾君可帝中國若立異姓吾
當死之上表金人請立趙氏不報京城巡檢范瓊逼
上皇與太后御犢車出宮鄆王楷及諸妃公主駙馬
及六宮有位號者皆行獨元祐皇后孟氏以廢居私

第獲免初金人以內侍鄧述所具諸王皇孫妃主名
檄開封府尹徐秉哲盡取之秉哲令坊巷五家爲保母
得藏匿前後凡得三千餘人秉哲令衣袂相聯屬而
徃金人逼帝及上皇易服李若水抱帝而哭詆金人
爲狗輩金人曳若水出擊之敗面氣結仆地粘沒喝
令鐵騎十餘守視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
或勉之曰事無可爲者公今日願從明日富貴矣若
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慰解之
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覲若水叱之曰
吾不復顧家矣金人又逼上皇召皇后太子孫傅留

家太子不遣統制吳革欲以所募士微服衛太子潰圍而出傳不從而密謀匿之民間別求狀類太子者及宦者二人殺之并斬十數死囚持首送之給金人曰宦者欲竊太子出都人爭鬪殺傷誤中太子因帥兵討定斬其為亂者以獻苟不已則以死繼之越五日無肯承其事者吳并莫儔督脇甚急范瓊恐變生以危言讐衛士遂擁皇后太子共車而出傳曰吾為太子傳當同死生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從太子出官軍吏奔隨太子號哭太子亦呼云百姓救我聲震天至南薰門范瓊力止傳金守門者曰所欲得

太子留守何預傳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傳也當死從遂宿門下以待命若水在京營旬日粘沒喝召問立異姓狀若水因罵之為劇賊粘沒喝令擁之出若水反顧罵益甚謂其僕曰我為國死職耳柰併累若屬何又罵不絕口監軍搥破其唇唾血罵愈切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時金酋邀索金帛每日和議已定但所需滿數則奉天子還闕戶部尚書梅執禮及禮部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安扶皆主根索四人哀民力已困相與謀曰金人所欲無

藝極雖銅鐵亦不能給盍以軍法結罪倘窒其求而
宦者挾宿怨語金會曰城中百萬戶所取未百一但
許民持金銀換米麥當有出者已而果然金會怒呼
四人責之執禮等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致死雖肝
腦不計於金銀何有哉顧比屋枵空無以塞命耳金
酋怒先取其副胡舜陟等各杖之百搥四人殺之而
梟其首士庶莫不憤歎吳玠莫儻復召百官議
立異姓衆莫敢出聲和視久之計無所出王時雍問
於玠儻二人微言敵意在張邦昌時雍未以爲然適
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金營衆問金人意所主齊

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示之時雍乃決遂以邦昌
姓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狀金人執叔夜及孫傳
置軍中粘沒喝召叔夜給之曰孫傳不立異姓已殺
之公年老大家豈可與傳同死叔夜曰世受國恩義
當與之存亡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金人皆義之太常
寺主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司門員外郎胡寅皆逃
入大學不書名唐恪書名仰藥而死已而時雍復集
百官詣秘書省至卽閉省門以兵環之俾范瓊諭衆
以立邦昌意衆唯唯時雍先署狀以率百官御史馬
伸獨奮曰吾曹職爲爭臣豈容坐視乃約中丞秦檜

共爲議狀願復嗣君以安四方且論邦昌當上皇時
蠹國害政以致社稷傾危金人怒執檜去吳玠莫儔
持狀詣軍前邦昌入居尚書省三月金人勸進邦昌
始欲引決或曰相公不前死城外今欲塗炭一城邪
適金人奉冊寶至邦昌北面拜舞受冊卽位號大楚
遂升文德殿設位御床西受賀遣各門傳令勿拜王
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但東面拱立閣門宣贊舍人
吳革耻屈節異姓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殺其妻孥
焚所居舉義金水門外范瓊詐與合謀令悉棄兵仗
乃從後襲之殺百餘人捕革併其子殺之又擒斬十

餘人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唯
時雍吳玠莫儔范瓊等欣然以爲有佐命功邦昌心
不自安拜官皆加權字以時雍權知樞密院事領尚
書省玠權知樞密院事儔權知簽書院事呂好問權
領門下省徐秉哲權領中書省邦昌見百官稱予手
詔曰手書雖不致元而百官文移必去年號好問所
行文書稱靖康二年百官猶未以帝禮事邦昌唯時
雍每言事稱臣啓陛下又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以
見金使好問爭之乃止時雍復議肆赦好問曰四壁
之外皆非我有將誰赦邪乃止赦城中而選郎官爲

四方密諭使及金人將還邦昌詣營祖之服拓袍張紅蓋所過設香案起居時雍秉哲并儔皆從士庶觀者無不感愴夏四月上皇闈張邦昌僭位曰邦昌若以節死則社稷增重今既尸帝位則吾事決矣因泣下沾襟至是幹離不遂脅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韋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三千人由滑州去粘沒喝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樂孫傅張叔夜陳過庭司馬朴秦檜由鄭州去而歸馮解曹輔孫覲汪藻等于張邦昌率百官遙辭二帝于南薰門衆慟哭有什絕者凡法駕鹵簿皇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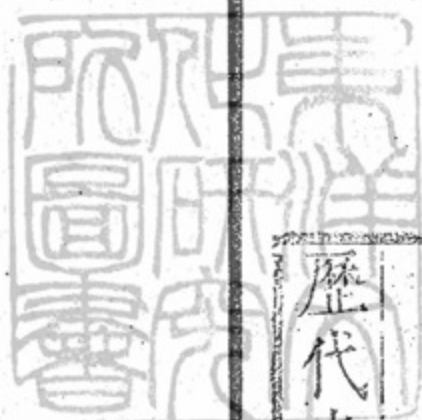
以下車輅鹵簿冠服禮器法物大樂教坊樂器祭器八寶九鼎圭璽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景靈宮供器大清樓祕閣三館書天下府州圖及官吏內人內侍伎藝工匠倡優府庫蓄積爲之一空初金人將還議留兵以衛邦昌呂好問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風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留一孛董統之可也好問又曰孛董貴人有如觸發致疾則負罪益深金人乃不留兵而去宗澤在衛聞二帝北行卽提軍趨滑走黎楊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至者遂不果上皇離青城金人以牛車數百

乘載諸王後宮皆胡人牽駕不通華言至邢趙間幹
離不遣郭藥師迎謝上皇曰天時如此非公之罪藥
師慚而退幹離不又請王婉容衛帝姬與粘沒喝次
子作婦許之至燕山館于延壽寺帝自離青城頂青
韁笠乘馬後有監軍隨之自鄭門而北每過一城輒
掩面號哭至代工部員外郎滕茂實號泣迎謁茂實
蓋嘗副路允迪出使者粘沒喝逼茂實胡服茂實力
拒之見者墮淚茂實請侍舊主俱行粘沒喝不許帝
從代渡大和嶺至雲中先是高麗王侯求醫於朝詔
二醫往留二年而還二醫至高麗侯不求醫藥諄諄

問宮禁事二醫恠之久之侯乃曰有密事欲言於朝
恐非朝廷所親信故探之耳聞朝廷將用兵於遼遠
兄弟之國存之足爲邊扞女直虎狼耳不可交也業
已然願二醫歸報天子宜早爲備醫還奏之然已無
及矣金寇晉寧徐徽言拒却之初徽言陰結汾晉土
豪約以復故地則奏官爲守長聽其世襲會朝論與
虜結和抑其所請虜忌徽言欲速拔晉寧以除其患
旣破延安遂自綏德渡河圍之三月徽言屢破卻之
折氏自五代以來據有府州控扼西北中國賴之故
自德辰傳子御勳四世至可求世知州事累功建節

爲國藩衛至是徽言約可求出兵夾攻金人婁室聞
之執可求之子彥文使爲書招可求可求遂以所屬
麟府豐三州降金而其宗族仍住中朝可求與徽言
連姻金人使招徽言於城下徽言引弓射之可求走
徽言引兵擊虜大敗之斬婁室之子後可求仕金會
劉豫廢左監軍撒離曷密諭以代齊之意及撻辣有
歸疆之議恐可求缺望遂酖殺之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十



所藏
書